

扩散于亚洲的少子化现象 支援就业和育儿两立为关键 — 增加家庭相关支出

加藤久和 明治大学教授

〈要点〉

- 也有韩国或者泰国等比日本出生率低的国家
- 日本的家庭相关社会支出极少
- 政府高提出出生率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加藤久和 (明治大学教授)

2015年的出生数推算为100万8千人，时隔五年出现增长。但是死亡人数在二战后首次超过130万人，连续九年人口自然减少。虽说出生人数增加了，但是和现在的大学生出生时（20年前）相比，少20万人。少子化的倾向没有得到改善，预测今后人口减少会进一步加速。

日本的总人口准确数据要等到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的公布，但是截至2015年10月时的总人口推算为1亿2689万人。（总务省“人口推算”推算数据）。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相比，这5年中，约减少116万人。相当于山形县或者石川县的一个县的人口规模。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日本未来人口推算（2012年1月推算）》，截至2020年的5年之中，预计大约会减少250万人。同时老龄化也在前进，目前日本已经成为8人中有一个人在75岁以上的超老龄化社会，抬高了医疗和护理的负担。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的可能性也很高。

*** **

不论是人口减少还是老龄化，主要原因在于出生率的下滑。出生率开始下滑，人口减少，成为母亲的女性人口减少，就算出生率停止下滑，出生人口数在下一代依然会更加减少，走进负的漩涡。为阻止

出生数的减少要尽早实现维持现阶段人口所需要的总计特殊出生率(以下称“出生率”)2.07 这个标准。

当然,要一步将现在的出生率的水准(2014 年的 1.42)提升到 2.07 很难,首先,需要实现如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新三支箭”推出的目标即“希望出生率”1.8 这个水准。根据笔者的计算,2015 年实现出生率 1.8,在 2035 年恢复到 2.07 的话,可以超长期维持 1 亿人口水准。

纵观世界,对人口出生率下滑的现象不仅限于日本。但是,不愁少子化的国家也存在。2010 年当时,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盟国的约半数个国家的出生率超过 1.8。2013 年美国为 1.86,法国为 1.99,瑞典为 1.89。相反,德国为 1.40,意大利为 1.39,出生率的水准很低。

再看亚洲,比日本出生率还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2013 年的韩国为 1.19,台湾为 1.07,新加坡为 1.19。东南亚的泰国为 1.40(2012 年),比日本低,越南也渐渐下滑,估计为 1.8 左右。

日前,中国废除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很难想象今后的出生率从目前 1.5 这个水准能大幅度上升。这些国家的出生率的水准的不同,在 21 世纪后期,成了是否会变为人口减少国家和非减少国家的关键。顺便说一下,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预测 2015 年版》,泰国在 2020 年代,中国在 2030 年代,韩国在 2030 年代中叶将会进入人口负增长。

*** **

少子化的背景下,有支援女性的就业和生育框架不充分,以及年轻人就业不安定等原因。有了孩子后,就业和育儿很难两立,只能换成短时间就业,就因为如此,一生的收入要减少,或者有不得不放弃晋升的机会。换句话说,有孩子,费用十分昂贵。就业不稳定,意味着家庭收入变低。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一生中的孩子数只能往减少方向走。

提出“希望出生率”为 1.8 的背后,可以解释为通过改善夫妇的预算限制条件,具有在现实中让夫妇可能增加孩子数量的目的。出生率的设定的目标,不应该介入“夫妇的价值观”,可以认为只是将重心放在调整经济等方面的环境。

除此之外,有看法认为晚婚化和未婚化是出生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就算促进结婚,如果不具备支援女性就业、生育和育儿的框架,出生率也不一定提升。因为女性决定结婚时,也会同时考虑其后的人生方向,不会将结婚和生育、育儿、就业分开考虑,所以只是促进结婚并不是解决了所有问题。

实现出生率 1.8 后,为了进一步恢复到能维持现有人口水平所需要的 2.07 水准,支援政策不可或缺。但是,单看国家就儿童补助等家庭相关支出,日本只占 GDP 的 1.3%(2012 年度),和法国(2.9%,2011 年)、瑞典(3.6%,2011 年)相比还很低。

具验证结果表明,家庭相关支出的增加对改善出生率具有实效。以社会保障为中心的国库改革对财政健全化必不可少,为了增加家庭相关支出,今后有必要将财政支出从老年人转向年轻人。同时也应该研究通过提升消费税率来确保支援育儿的财源。

*** **

接下来就支援女性的就业对改善出生率有效果这一点,在女性活跃的观点来思考一下。女性的活跃,要定义起来很难,在此暂且将定义定在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之意。

该图显示以 OECD30 国为对象对过去 32 年间女性劳动力比例(15-54 岁)和出生率的关系。女性的劳动力比例低时,女性越是活跃出生率越有走低的倾向。相反,女性劳动力比例增高其关系发生逆转,女性活跃率和出生率的改善同时进行。

这可以解释为,为了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支援就业和育儿两立不可或缺,扩充支援两立就能提高出生率。像日本这样,今后劳动人口的减少,就越发需要女性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如果不对就业和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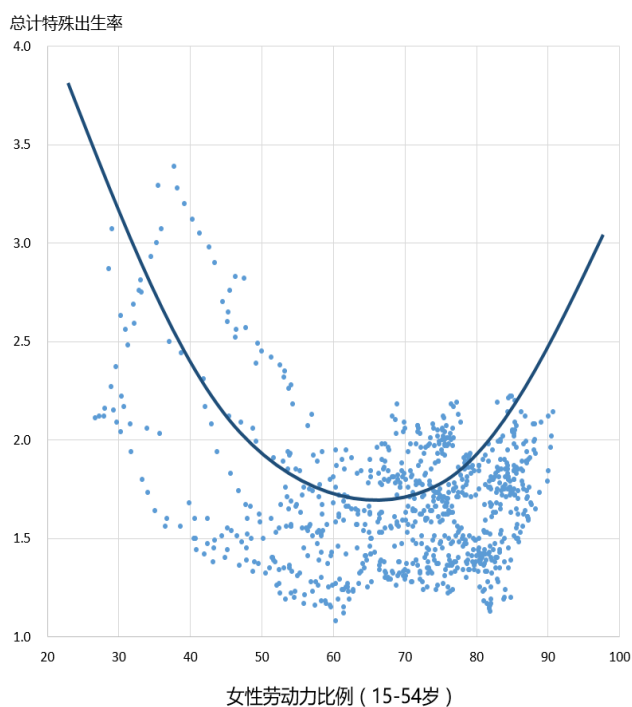
两立进行支援，就很困难。但是，如果扩充对两立的支援，有望改善出生率的提高。

如若缓解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重荷，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提高出生率必不可少。那么，1.8 这个“希望出生率”的标准能否实现呢？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认真地在少子化对策上下真功夫。

1994 年制定的育儿支援综合计划“天使计划”以后的 20 年中，制定了各种少子化对策，实际上出生率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少子化对策不充分的原因是政府对家庭相关支出不够，还有不能否定对少子化、人口减少的危机意识薄弱。

安倍政府提出 1.8 这个出生率目标，是作为政府拿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策。但是，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超过现政府所持续的时间，即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此外，能表现出阻止劳动力人口下滑的成果需要 20 年之久，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为了阻止不断加速的人口减少，维持目前的经济水平，需要政府具有毫不动摇的长期蓝图，实施少子对策的相关措施。

总计特殊出生率和女性劳动力比例 (OECD30国, 1980-2011年)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6年1月28日29页，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加藤久和 明治大学教授

1958年出生。筑波大学大学院毕业。专攻人口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